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國遴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二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用將

周武王尊太公為尚父以致牧野之勝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

謀元帥趙説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説禮樂而崇詩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終勝楚于城濮

趙李牧為將守邊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牛享士軍功爵賞皆決於外遂破匈奴

秦與趙戰長平趙欲以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奢子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而易言之趙以為將破趙必矣其母上書具言且以為此兒為將東向而

朝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視便利田宅買之願勿遣王不聽遂與秦戰敗悉坑之

漢與項羽爭天下蕭何薦韓信為大將異時與信論將信曰陛下能將十萬臣多多益辦帝曰多多益辦何以為我禽對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文帝時周亞夫屯細柳備胡帝欲勞軍而不得入詔開壁門亞夫以軍禮見天子改容成禮而去後帝語景帝曰卒有緩急亞夫可將七國反亞夫平之○初匈奴大

入朝那關文帝問馮唐安得頗牧以爲將也唐曰古之遣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委任責成不從中御故牧乃得盡其智今竊聞魏尚守雲中市租盡以給士出私養錢匃奴遠避敵曽一入所殺甚多上功幕府首差六級文吏以法繩之由此而言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悅是日即赦魏尚復爲雲中守

武帝時李廣程不識俱爲名將然廣無部伍行陣人自

便幕府省文書而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軍不得休息士卒多樂廣而苦不識武帝見大將軍青不離側蘇建亡軍歸青不敢致之法而卒歸之帝以為不敢擅誅於外以風人臣之不敢專權其後驃騎所將常選而宿將乃流落不耦也

光武之於諸將每能包容宥其小失雖馬武斟酌於前面折同列帝反以為懽祭遵為軍令光武舍中兒犯法遵殺之光武曰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赦諸軍也

三國諸葛亮治蜀馬謖以違節度敗流涕斬之

晉馬隆討羗戎聽其自募勇敢令其自至武庫選仗又給三年軍資遂有秦凉

唐太宗收攬英雄如尉遲敬德之出於降虜李靖出囚縶有以勸厲而感激之以就事功其詔李靖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唐自開元以後以中宮監軍每選精鋭自隨

憲宗時命髙崇文將兵討劉闢杜黄裳請不置監軍不

淹時遂擒劉闢

宋初任將甚久李漢超之在關內十七年郭進在山西凡二十餘年李謙溥在隰州凡十年董遵誨在通遠軍凡十四年方太祖時征蜀之役王全斌以貪暴聞則貶抑之至於江南已平之後而始還其旌鉞曹彬獨無所污則自客省使超授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以賞之郭進在山西有軍校訟進不法太祖遣中使送之進又江南之征命曹彬為大將潘美副之太祖賜之劒曰副

將而下有犯罪卿當斬之美悚懼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咸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則是皇父整師尹氏佐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殆及叔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諸侯更伯大夫藏甲春秋書師師譏專臣也自後兵皆常聚帥多世守兵之所在權則歸之漢世太尉相國列為三公城門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呂謀

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勢不相下武帝置大司馬以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將矣

用兵

成周大司徒周知人民之數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平居無事之時為然也○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

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此用於有事之時然也○以周禮司馬法攷之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合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奉書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輕出也○劉文公平丘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蓋可畧見○自秦以爵級誘天下開其戰闘之門卒有自焚之災漢制間有近古民有常兵而無長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南北二軍未嘗輕出見前當是時故將之家亦唯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

以縣有復筭有減更有貸則得為君上之恩御軍之法簡肅嚴明雲中上功差首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不越旬日璽書即報輪臺之哀敗亡不揜其制亦可槩見矣又其名發各以其方備敵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移兵赴遠不過一再

蓋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之士至於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

淮以江漢畧見於經可攷也齊威東討陳濤唯及江黄北入山戎亦因燕衆葢猶節制之師也秦泗上亭長而送徒驪山陳涉楚卒而遠戍漁陽

自東都已不復前制南北二軍交鶩於境見前而王旅非復鎮衞之職盜起一方而羽檄於三邊順帝永和中興兖豫四州之卒以擊象林萬里征行此李固所以憤惋也

自漢以後制之善莫善於唐兵寓於民固已近古然番

上宿衞或取諸數千里之外在人情固難以久行而器用粮糗亦其自備此豈足以傳遠不恃張說而騎兵不得置矣○然唐初戰勝攻克太宗所以撫馭士卒者猶可畧見平定城邑府庫無所私多與士卒共之間有歿於行陣則歛而藏之甚者祭以太牢人莫不感泣而盡力也

唐李光弼與安太清戰有裨將援矛刺賊者又有不戰而却者光弼名援矛者賜之絹不戰者斬之於是諸軍

爭奮而賊衆大敗國朝我
宋太祖平蜀收其精卒置川班後以詐南郊賞給斬其
四十人而廢班雄武兵白晝畧人於市至殺數百輩而
後止衛士之無賴則治鐵以錮其頸太祖嘗曰撫養爾
輩士卒不吝爵賞茍犯吾法唯有劔耳其於太原之班
師則謂將士曰爾輩吾腹心爪牙吾寧不得太原豈忍
令害爾輩○康定初文彥博言將權不可不重兵法不
可不峻國朝著令禁軍將校有過則從中覆可施之平

時將不重權軍不峻法將何以制上嘉納之時西鄙用兵有臨陣而先退者故公有是請

教閱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

遂以獮田皆如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遂以狩田周禮

皆於農隙以講事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立武之大畧也刑法志

宣王因出獵而選車徒脩內政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

晉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

吴王闔閭以孫武為將武以宫人試勒兵以二寵姬為隊長三令五申而左右皆笑武斬二隊長王不可武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王知孫子能卒以為將

漢興設南北軍之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强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吴兵法六十四陳每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兵警平地用車騎山阻

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孝文納鼂錯之策以為軍之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顔祖周司馬法齊寄政之制

後漢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于郊東門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魏書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名曰乘之

此京師教試之法也○郡國材官騎七八月太守都尉

令長丞相尉會都試課殿最不好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州郡縣教試之法也

漢文帝射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材官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

是時晁錯云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以之應敵百不當十並西漢

刑法志曰漢以歲時隸修武備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民振旅之事

漢光武見翟義反隗囂叛皆以秋試勒軍騎誅守長以起事是以○建武六年罷郡國都尉無都試之法唯京師肄兵如故

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黄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金革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閲

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

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親大閱習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旅大習儀太興四年

成帝咸和中詔内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已上晉志宋志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貙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

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廻轉易以
相赴就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
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軍北軍皆鳴鼓角衆盡
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
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
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為場
為二軍進止之節輿駕停觀遂命將教衆為戰陣之法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

唐高祖武德中講武于同宫

太宗習射殿庭又閲武于城西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講武於滍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顯慶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

武太后聖歴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孟春講武是行冬令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玄宗開元初講武新豐先天二年講武驪山

五代承唐衛兵未嘗訓練

宋朝太祖首議教閱擊刺騎射嘗令步騎數百挽强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喜曰此殿庭間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乎○建隆初選天下驍騎集闕庭親御近郊閱武自是飛山嶽臺之駕新池玉律之幸曾無虛歲○建隆三年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湏按籍而閱之去

其冗弱又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令悉為精銳故順時令而講武焉長編○建隆四年四月出内庫錢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注之造樓舡百艘選精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命神武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上遣使者行詣諸道選擇精兵凡其材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隸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粮賜居常躬自教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

太宗興國二年幸西郊講武臺大閱諸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鼓於前崔翰執金鼓按旗指蹤六師如一軍容甚整上登臺就觀大悅以金帶賜翰獎之上曰晉朝之將無如崔翰者葢言晉室將帥不得其人而軍政隳紊也○太平興國九年上親閱諸軍參攷勞績升絀之上曰兵雖衆苟不簡閱即與無兵同先帝訓練之方咸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儻統帥得人何敵不克○太平興國九年幸金明池觀習水戰曰示不忘戰

爾至道中閱武於便殿

真宗祥符中罷兵之後並依常於農隙教戰葢安不忘戰古之道○大中祥符三年上謂王旦曰諸軍校習武藝或云未益於事朕以為射騎馳突要其習熟至於旗幟之用大為軍容亦師之耳目誠不可闕○祥符六年詔在京師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按試戰棹立為水虎翼軍置營于側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此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定不復振舉上

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焉○環慶張繼勳言本路軍士閱習與京師不同望令赴殿前司觀教之法真宗曰戰陣之事量山川形勢教以兵法臨陣而用之各稟主帥之命若與京師同法似非便也　又咸平二年大閱東郊　又作文武七條武臣有曰訓習簡閱

英宗治平元年閱諸軍班將校武藝擢授有差上諭天武右第三軍都指揮使賓州刺史王秀曰爾藝雖不中格而嘗有戰功故以爾為正刺史又諭散直都虞侯胡

從曰爾藝雖不中格而治兵齊肅故以爾為内園使命
殿前副都指揮使郝質戒諸軍勤習武藝支諸軍班錢
長編
神宗熙寧二年樞密院言廂軍近已團結教閱武藝欲
給威邊指揮請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人至百人
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荆湖曰靜江兩浙
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於軍額上從之同
上○熙寧五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

引見仍頒其法於諸路先是上善其法故頒焉同上四
月庚戌朔詔殿前司馬步諸軍令廵教使臣春秋分行
校試射親人等給銀楪及令兵房檢詳官置簿考校以
多少定殿最取旨舊制諸軍教閱每指揮給一兩銀楪
一射中者共分之所得既微無以激勸欲命徧賜宜定
殿最長編○燕達為馬軍副指揮使神宗閱武騎患未
精達謂躬自廵教悉為精銳又采諸葛亮李靖遺意成
五陣法授之以教戰事畧○熙寧八年五月河北第八

副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學名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畧司及將官依此教習馬軍六事者一曰順騌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曉習射者長編〇元豐六年二月己酉詔燕達王淵取一軍合用久將案試營陣先是上親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凡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進退方圓尖直隷習皆盡其妙至是命燕達按試同上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庚申殿前馬步軍司言準朝旨相度到高翔上言乞依舊教閲御陣事欲於教陣日與新陣日相兼諳遇教陣隔日更互教習所有○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先是神宗置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鋭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習御陣至是復以舊陣互教 長編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上諭宰執欲親閲武宰臣奏祖宗時不忘武備如鑿金明池蓋欲習水戰上巳遊幸必命

衛士馳射因而激賞亦所以賞武上曰朕亦久命諸將各閲所部人馬以別能否當名卿等共觀之○紹興三年十二月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彦奏國以兵故强兵以教故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教之不可廢也恭惟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況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冗占椿留實妨教閲大抵以將迎為急務而以教習為虛文伏望深詔有司參酌祖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遴選

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效速歲終則較
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詔劄與諸路
帥司措置施行○紹興三年四月上曰大將統軍尤當
訓練軍士為先使五兵利而但優拙要在身率之也若
娛女色縱耳目之欲居多暇日何以當委寄之重也聖政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甲子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
進早膳畢次幸白石教場獨摘進呈三司軍馬總管殿
前司王祺主管馬軍司李舜舉主管步軍司陳敏率將

佐等恭導聖駕幸白石皇帝登臺舉黃旗軍衆皆呼萬
歲騎軍打圍舉白旗三司軍皆出舉紅旗向臺合圍聽
一金止就圍地作圓形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射再一
金止舉黃旗皆就臺下獻所獲有旨慰勞錫賚諸將戰
馬金帶以及士卒賞皆有差時久陰曀皇帝出郊雲霧
解駁風日開霽史臣贊曰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
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擇將帥
選士卒所謂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出郊親

御鞍馬夫豈徒為文具而已故臣敢因斯事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聖政○淳熈四年八月壬申樞密院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屯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禁軍自合逐州教閱竊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則差官前去校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聖政

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之儀太宗嘗築臺於楊村以備大閱真宗亦嘗闢場東武發卒會射自景德以後崇文治士大夫恥以軍旅為言迨仁宗時呂景初首以訓練不素教閲不精為憂神宗乃置内教場訓肄有法程其能否而勸沮之旬一御便殿以為常又自制隊伍之法營軍之制頒行諸路置提舉教閲之官令之州縣有旬教有月教有春秋教所以練兵也其教閲果有益乎令之諸路有春秋案教之官所以重

閱兵也其案教果有益乎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周成王纘文武丕業躬巡侯甸四征弗庭薄海內外莫不歸往而猶以武備為懷及奄人既平旋蹕豐邑分命六官大司馬實掌戎事粤中春號名諸侯來會岐陽以講大蒐所以飭武備壯軍容豈徒為乾豆賓客之奉而已于時頌聲交作講武類禡咸有其辭岐蒐號國大事迨至景王七年因楚人伍舉之言事始經見

獨無文辭以著一時之美亦史氏之闕也

岐陽石鼓之十章實雅頌之遺文殘缺磨滅或者得於千載之後而有周之全文尚可攷蓋因蒐狩講武之作也

先王之時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銷伏其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材以待不測之患蓋常寓其法於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之諸侯內之君臣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

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于原野親金鼓干戈之事以射取禽獸蓋燕享者人君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佚樂之舉而殺戮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所以隂養天下竒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

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儀吉凶賔嘉達于天下而軍禮獨藏于大司馬號司馬法若有田役之

之事則縣師始受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唯小司馬職掌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如此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二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兵制門

兵食

三代之時兵農一致無事則出耕有事則習戰故食不乏之詩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葢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

然後可以爰方啓行也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

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鎮守關中轉漕給軍民食不乏故帝論三傑亦曰給餽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方其困滎陽成皋時欲捐成皋以東食其曰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知堅守敖倉此乃天所以資漢上乃復守敖倉○又令盧綰劉賈入楚燒積聚而移越田横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垓下之戰卒以食盡而亡
文帝用鼂錯之策募民輸粟塞下以足兵食
宣帝時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賤吾謂耿中丞糴百萬
斛羌人不敢動後止糴得四十萬義渠再使且費其半
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為逆
光武時定河内拜寇恂為太守曰吾委公堅守轉運給
足軍糧恂移書屬縣收田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食
蜀諸葛亮出師祁山斜谷以木牛流馬運糧後以糧不

繼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

宋文帝時檀道濟伐魏食盡道濟夜唱籌量沙而覆以餘米及旦魏軍見之謂其糧有餘而不敢追

隋置洛陽口倉積粟李密因之以起事

唐初府兵糧食皆自備○開元以後始募兵為騎而有養兵之費

代宗時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自耕百畝以勸士卒是歲地無曠土軍有餘糧

德宗時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而懷光朱泚連兵叛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内無資糧會韓滉運米百艘以餉李晟遂成收復之功

宋朝太祖建隆元年召三司使張美問兵食之數美曰懷州䆠通上黨自李筠叛刺史馬令琮日夜儲蓄以待王師上善之亟詔授令琮團練使宰臣范質曰大軍北伐須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戍戍升懷州為團練以授之其後王師十萬出太行經費無闕通畧○

乾德三年三月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羡上顧左右曰軍旅饑饉當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别為内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端拱初北敵冦邊張洎奏曰犬戎為患自古為然惟聚兵積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足矣○淳化五年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陜西課民運粮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

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廪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争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讙言前所給米皆雜糠粃不可食今且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

擊賊何處馬不食粟乎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長編

真宗因問李迪以陝西兵數對曰臣轉運時以方寸小策記兵及糧以備調發令猶置佩囊中上令探取之因給紙札令迪悉上合存留及調塞下數以進上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矣事略

○咸平六年出內府綾

羅錦綺定價出市糴粟實邊○景德元年内出銀三十萬兩貿易軍糧○景德二年咸平末河北轉運使劉綜上言西漢鼂錯請入粟授以爵塞下之粟必多文帝從之今民入粟備邊今河北諸州聚兵糧饋勞費望行漢制以濟軍儲既而水部郎中許玄豹復言緣河州縣和市邊穀數少望許進獻糧授官秩事下三司議奏請以粟多少地遠近為差從之長編○乾興元年三月出内藏庫銀二十萬兩錢三十萬貫下

諸路又出錢三十萬萬貫令三司募商人入便於河北助給軍費

仁宗嘗出内藏之積下河北糴軍儲又韓琦請陜西歲豐先謀儲蓄則兵食無缺○天聖四年十月出内藏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路糴軍儲○天聖七年七月出内藏庫榷貨務緡錢各十萬下陜西河北助糴軍儲○天聖九年八月丙戌出内藏庫絹六十萬下陜西河北河東市糴糧草戊戌又出内藏庫緡錢五十

萬下河北市糧草○景祐元年三月出内藏庫絹五十萬下發運司市糴軍儲　四月出内藏絹三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軍儲九月中書門下言近累於内藏庫支撥錢帛與三司收糴軍儲宮中餘羡物色乞指揮詔曰朕以宮闈之間務先儉約軍國之用宜在優豐念有司經畫之勤出中禁宂餘之物俾資常賚式表推恩宜令入内内侍省將尚氏等位金銀錢帛物色除各已優厚給賜逐入據見在數準折價錢

二十一萬貫委內藏庫撥與三司支贍軍旅使用○景祐二年六月丁卯出內藏庫紬絹一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十月出內藏庫緡錢七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景祐三年九月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景祐四年八月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北路市糴軍儲○十一月出內藏庫紬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寶元二年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上諭輔臣

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　二月辛丑出内藏庫緡錢八十萬付陝西市糴軍儲○康定元年十月庚子出内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十二月出内藏庫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慶歴元年五月甲子出内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慶歴二年六月甲戌出内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慶歴五年命陝

西轉運使李參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為陜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畧司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參権慶州鈎考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視民闕乏之時令自隱度穀麥之數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二之謂之青苗錢數年兵常有餘其後青苗法葢取諸此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鑄錢于邊郡以平估糴権罷入中以參之去省権貨錢以千萬計長

編○慶歷七年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糧多陳腐又升斗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翌日諸監倉官進呈軍糧上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雖上軍所給斛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十九雖遣內侍提舉徒動軍情而終不可行長編

○皇祐二年閏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

萬紬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草○皇祐四年閏七月出内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至和元年六月甲寅出内藏庫紬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至和二年十月乙未出内藏庫錢一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元年十月丁卯出内藏庫銀十萬兩絹二萬疋錢一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嘉祐六年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内藏庫緡錢一百

萬助糴軍儲○張方平論兵謂治平中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

神宗元豐五年五月上因議陝西兵食謂執政曰我朝康定中西鄙用兵契丹乘間有所要請而仁宗延和對輔臣至於感憤涕泣朕為人子孫守祖宗神器每念顧託之重宜如何也因改容泣涕羣臣震恐莫敢對長編

高宗紹興十年七月甲子上曰万俟卨論營田之弊極當大凡營田須是軍中自為之則不歛于民而軍食足聖政

孝宗乾道元年八月己卯進呈營屯田文字錢端禮等奏差官措置官莊田以助營屯田之利異時租入多則軍儲可足民力可寬矣上曰永豐圩見隸建康行宮歲收米三萬餘石朕欲撥付建康軍中以助軍食亦以示至公之意卿等便可批旨施行端禮等奏陛

下此舉不獨昭示至公羣心自服亦前此所未有欲乞自陛下從中批出上曰可聖政○乾道四年詔曰朕觀古昔斟酌時宜欲豐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故充國經畫於金城而兼得十二便之利曹操規圖於許下而遂收百萬石之饒先積粟以為資乃厲兵而必戰朝報○淳熙六年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果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若置而不問恐資盜糧

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令周嗣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敖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聞聖政包拯曰聞前代防邊之兵三時農務之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虚困疲民如今之甚者若謂兵食粗足敵好方堅輙過目前以爲成筭惰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節暴加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怨豈暇

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苟不表裏恊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皇祐四年

蘇轍曰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已財者為國之命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湟中糓斛八錢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熙寧二年

總論軍糧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則弗能守也葢日費千金然後可以舉十萬之衆十夫之耕然後能供兵之一食葢用兵者必聚財積穀以為守禦之備故或屯田以息轉輸之勞或運漕以支内外之費或仰給於邊糴或積穀於塞下其制雖不同至於足食則一也此四者雖足以食兵然特一時之制而已自三代以上兵隱於農耕戰一事雖百萬之師屯於邊陲大不疲於國小不歛於民

以其兵自為食而已三代而下為農者盡力於耕為兵者逸居而食然後運糧不可以無備而屯田漕運邊糴入粟之利興焉林之奇文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而於兵械尤重弓矢之取諸睽既載立於經而威天下之具亦槩見於史葢稽古以来凡黄帝堯舜之世所不廢也垂為共工而竹矢之傳閲三代以為世寶

周禮夏官司馬掌五盾以待軍事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守藏出入冬官弓人之為弓桃氏之為劒函人之為甲矢人之為矢纖悉登載於太平之書

周道中微宣王復古如詩之所詠修車馬備器械而中興之業在焉魯侯之礪鋒刃備弓矢鍛戈矛繕甲冑聖人猶列之於經而除戎器以戒不虞易之垂訓亦昭昭也

漢文帝時鼂錯上兵書曰山林積石經川立阜此步兵

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劒楯三不當一蒲葦竹蕭草木蒙蘢此矛鋋之地長戟三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劒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兵不堅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矢不能入與亡鏃同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漢制

民年二十三出賦錢百二十以治庫兵及車馬則州郡庫兵與車騎皆率歛民而官為備之有事則授以征行

漢武庫兵器度大司農錢

毋將隆諫哀帝發武庫送董賢及乳母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諸侯不得私作兵器

江都王建以私作兵器獲罪

此漢制之大畧也

晉武帝時馬隆伐凉州帝命隆自至武庫選仗惟隆所取故卒以取勝

元帝時祖逖有虎視河洛之志乃不給鎧仗使自召募忠雖有餘功卒不就識者深恨焉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於庫有所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横刀而已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其造甲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趨進又為戰車冒以狻猊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

為陣居一年威震北方
宋朝太祖時中都二坊制造兵器旬一進視謂之旬課
列置五庫深在禁中歲輸所作於五庫故器械精明後
世鮮及
開寶二年兵部令史馮繼昇等進火箭法太祖命試驗
賜衣物束帛
太宗課督尤密車駕嘗幸司弓所按循作工賜以錢幣
章聖亦幸軍器庫嘉賞主吏是以工致其敏吏勉其職

真宗咸平元年御前忠佐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為翎長僅尺餘所激甚遠中人鎧甲以幹去而鏃留牢不可拔蕃人最畏之願多造以給邊用詔增歸進月俸以其男補殿侍○咸平三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新製火箭火毬火鎗等物○咸平六年給軍中傳信牌先是石晉言北面抗敵行陣間有所號令則遣人馳告多挾計畫後虞奸詐請令將帥破符持之遇傳令則合而為信帝以為古有兵符既而久廢因漆木為牌長六寸濶

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置其言繫軍吏之頸至彼合置復命○景德四年帝宣示王欽若等南北作坊制造兵器宜令樞密與三司同相度內有見在材料數多者權罷制造俟支用數少別行計度先是帝以兩坊日造兵器數多而軍器庫累歲積留未嘗支用其見管材料數目可支三二十年而外州斷折制造未已甚為勞費因遣入內都知秦翰於軍器庫點檢

籍其數以見管馬步禁軍約之皆給用有餘故有是詔○冀州團練使石普自言能發火毬火箭真宗召至崇政殿試之

仁宗時米守信守澧州遣牙校李錫持新造兵器來上試于殿庭擢為三班差使又知并州韓琦言汾州推官郭固約古制為車上召至便殿擢為衛尉丞○天聖六年九月缺已詔河北城壁為水摧圮天下州軍器械久不繕完者其遣使臣十七人往諸州提點修葺之河北

則委轉運使巡所部舉行○天聖九年上封者言國家承平已來武庫山積天下州府打造軍器計綱上供未嘗暫停望下有司約度如有準備且停罷詔自今諸州打造軍器及採斫材料箭簳每歲減半○慶歷元年太常丞田況言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齋去衣甲皆軟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

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用絕為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慶歴二年歐陽修言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歴官司又無檢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

理在不疑臨事而悮何可及乎○皇祐四年河北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之用詔弓弩院如樣制之尋以諮為鄜延路鈐轄所制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畧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軍長編○嘉祐四年七月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員揀試之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西上閤門使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初民李宏獻此其實弩也上於玉津

園校驗射二百四十餘步穿榆木没半簳有司并鋸木奏御詔依樣製造至是以進上御延和殿臨閲置鉄甲七十步俾衛士試射未有中者若水請自射連中徹札上稱奬之○熈寧五年五月庚辰朔御文徳殿視朝命供備庫副使陳珪管勾作坊造斬馬刀初上匣刀様以示蔡挺刀刃長三尺餘鐔長尺餘首為大環挺言制作精巧便於操擊實戰陣利器也遂命内臣領様置局造數萬分賜邊臣長編○熈寧六年丙午詔軍器監以殿

前馬軍司所相度鞍轡樣計在京諸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至是上始以邊樣皮韉小鞍用木鞍長韁回旋轉射得盡馳驟之技仍選邊人習射者隸諸軍後○熈寧六年六月己亥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吕惠卿曽孝寛為判監所置官屬令遂官奏舉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廢胄案焉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

可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熈寧六年七月甲子詔諸造入陣弓箭度材料上中下軍分三等上等弓四尺八寸五分箭八寸五分中等下等弓第减分箭第减一寸其拘射教閱射親馬射弓箭自依舊制同上熈寧六年十二月庚午詔程昉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采唐李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因内出手詔令三府講求而有

是詔○熈寧七年二月庚辰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仍以牛皮及氊木製車上蔽陳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同上熈寧十年軍器監言天下軍器五路已編排修完其餘諸路欲令隨州郡大小次第編排以五千人至千人為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點檢從之○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敵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長編元豐二年五月乙未上批內外簡閱諸軍已悉用闕閃促

張弓減指箭其令在京及諸路作院造弓罷長弰舊制

同上元豐四年七月涇源路經畧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床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劒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重十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元豐六年八月庚午上批京都所造軍器動以萬計雖廣求製樣

尚恐未殫衆善或不適用徒費工力鄜延路經畧使劉昌祚屢諳戰鬬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馬承受霍内諭昌祚令具所習用馬步戰器並且繫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遞進呈○元豐六年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竒言判軍器監創進床子大弓二張强於神臂弓獨轅弩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長編元豐七年正月壬寅涇源路經畧司言乞改造神衛素鐵甲

為偏挨甲從之同上

高宗建炎紹興間或出御前所造鞍以示大臣或出禁中所造甲以示執政論越州所造甲不精則曰兵器在承平時猶不可廢況於今日閲將帥之捷則曰兵既精則又葺治器甲所以成功

孝宗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閲習凡器械之刓蠧不備者皆有程督上自三衙以及江上諸軍下及諸郡之禁卒兵械益加整葺其於兵器之修屢致意焉。淳熈三

年輔臣進呈鎮江都統郭棣奏本司諸軍每月造手射角弓三百張赴淮東總領所共納過弓九千九百張上曰可令總領所取二千張赴御前進納又曰取赴御前欲觀其製造之精否數多則不容偽寶訓

輔臣奏郭剛將軍戰船改造多槳船雖利於輕捷然料例大段不同竊恐自此車戰舡減損異時無以應用上曰車船古之艨衝辛巳歲用以取勝豈宜改可令郭剛其折并約束沿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

更易再擬指揮將上同上

總論軍器

熙寧天子留意兵政既置軍器監熙寧六年事見前

又置內弓箭庫

又置內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別差官提舉其在諸州又有作院東車馬之修器械之備至不苟也

弓一也有神臂弓熙寧元年事見前有促張弓元豐二年事見前又有床子弓元豐六年事見前

弩一也有獨轅弩有九牛弩並見上

又有八牛弩元豐四年事見前

箭一也有入陣箭熈寧六年事見前

有減指箭又有三劒箭元豐二年事見前

刀以斬馬名熈寧五年事見前

鞍以邊様名熈寧六年事見前

甲以倆挨名元豐七年事見前

兵車有様熈寧七年事見前

敵樓有樣熈寧十年事見前

于斯時也内有張若水之弓射徹札熈寧元年事見前

外有劉昌祚之留心兵仗元豐八年事見前

戎器之精前古有光焉高宗嘗言祖宗内外置庫皆有

深意其備豫不虞之㫖可想而知也

高宗曰祖宗有内外軍器庫幾百間所藏弓弩器甲

不可勝計外器庫數亦如此原祖宗置庫有内外之

異及弓弩弦箭亦各異藏分官主之皆有深意

嗚呼此非神宗制也抑亦祖宗制也昔我太祖之定天下也造軍器者十日一進見下典軍器者十餘年不易太祖使魏丕典作坊十餘年器械精備舊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丕增至千步

作坊歲造凡三萬弓弩院歲造凡千六百萬諸州歲造又六百餘萬五庫所藏戎具勁精

曾子固文太祖時平定四方命魏丕主作責以稱職每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

盡矣國工署有南北作坊歲造甲鎧具裝鎗劒刀鋸器械箭箙麓皮笠弩橦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劒甲兜鍪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别造諸兵幕甲袋鉦鼓炮炒鍋錋行槽鍬钁鐮斧等謂之什器凡諸兵械置五庫以貯之戎具精勁近古未有焉

自宋初至慶歷凡幾年矣而所造之甲可以禦敵他可

知已（慶歷元年事見前）

成法一定歷世遵之太宗幸司弓舍賜及作工錢真宗幸軍器監嘉賞主吏當是時工技器械咸精其能有自來矣（事見前）

至于仁宗天下承平武備稍弛故衣甲皆歉田公況言之（慶歷元年事見前）

兵器不精賈昌朝言之

賈昌朝陳六事曰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虚

費民力

器械不堪歐陽公脩言之（慶歷二年事見前）

天子慨然既遣近臣分治軍器（天聖六年事見前）

又遣朝臣揀試軍器（嘉祐四年事見前）

一加教勵工吏竦然不獨郭諮之弩（皇祐四年事見前）

郭固之車（郭固事見前）

米守信之牌甲（米守信事見前）

為有聲於世也胡安定一代巨儒也作院之監訪尋利

器工必盡其能事必求其精兵器堅利至今為作院法

胡安定監其處作院從容與吏言制作利害吏以誠告曰器不精良由督以程課每苟簡於事備數而已欲革此弊莫若使工各盡其能每事必求精緻不使僻墮然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安定從其說兵器堅利非前日比至今為作院法

噫儒臣之知兵如此而況赳赳之夫乎治世之備兵如此而況多事之世乎 林駉文

群書考索後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國遴

群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四
兵門
宋 章如愚 編
馬政類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
種馬 戎馬 齊馬 道馬 田馬 駑馬
天子有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　趣馬掌王良馬　牧師掌牧地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　圉師掌教圉人掌養馬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

宣王修車馬以閑夷狄　齊景公有馬千駟

衛文公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魯僖公牧于坰野

是時韓之戰晉侯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今乘異産以從戎事必亂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左僖十五年

秦之先曰非子好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
蕃息由此强盛

漢初民出筭賦以備車馬

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巳補車騎馬

昭帝元鳳二年其令郡國毋歛今年馬口錢本紀

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食貨志口是時有馬
者閑居則免三人之筭有事則當三人之卒其制優異
此内郡之制也至於邊郡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文帝時廄馬止有百餘匹下取給於邊郡故云

班氏居塞則致馬數千羣前漢書注班固序○橋桃居塞則致

馬千匹漢書宣曲任氏傳姓橋名桃○是時内郡之盛則衆庶街巷

有馬任陌之間成羣乘牸牡者擯不聚會○邊郡之盛

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邊其良者以給乘輿

如淳曰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

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

古曰武景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

馬處爲苑景帝紀中元六年

至於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及武帝即位征伐四夷而馬尤甚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食貨志○暨大將軍驃騎屢出而馬大耗乏死者十餘萬匹食貨志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帝紀

如淳曰貴平牡賈欲使人競畜馬

於是行一切之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

馬食貨志○所在置亭以畜之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與望復卒難矣

又令民得畜邊縣者既使從君假馬毋三歲而收其息什一則邊縣豪民欲廣畜牧者難矣

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每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

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

功臣表黎須侯名奴

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

馬益耗而不足用其内郡則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邊郡則發酒泉騾駞負食出玉門關

武紀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

末年輪臺之詔修馬復令○又令郡國各上蓄馬方畧

以備邊闕則漢世之馬大畧可紀矣

監牧之地在樓煩孟康曰漢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不出關昭帝始元五年罷馬弩關是也

後漢光武中興息馬論道時馬援好騎得駱越鑄銅為馬上之詔置宣政殿以為名馬式　至唐而馬政尤詳焉

其置官也領以太僕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之屬歲課功進儀鳳中以李思文檢校

隴右諸牧監使牧監有使始於此後又有廐閑使又置

四使　東西南北

其立廐也天子之御左右六閑

飛黄　吉良　龍媒　騊駼　駃騠　天苑

總有十二閑為二廐　祥麟鳳苑

其後又增飛龍廐自貞觀至麟德置八坊

保樂　甘露　南浦潤　北浦潤

岐陽　太平　宜禄　安定

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

其牧養也初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用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馬七十萬六千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又王毛仲掌之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四十三萬玄宗嘉之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

其督責也凡馬生死歲終監牧使巡察以功過相除為

考課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

其市馬也開元初國馬益耗姜晦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其後玄宗於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馬乃益壯動以萬計故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唐志

宋朝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五代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上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邊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通畧○乾德

六年八月庚午九月巳酉十月辛酉上幸飛龍院

太宗謂諸將曰諸軍養馬多有死損蓋主將部轄有方躬親秣飼依時放牧豈有斃死之理○李覺言戎人畜牧旋逐水草不拘游牝順其物性是以蕃滋○太平興國二年六月乙卯幸飛龍院○興國四年先是詔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九疋

本志載市馬事在興國四年按正月即出師恐在四

年以前矣實録別本載趙守倫市馬數在四年十一月乙巳前今因之葢市馬前此已及此乃上其所得之數也長編

太平興國五年上既平太原遂覿兵范陽得汾晉首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疋國馬增多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曰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内廐馬既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録在甲申今從本紀幷書之

余靖言國家自來於河東陜西沿邊等處估買番馬自西賊不庭買馬數少不足國用○太平興國六年詔曰歲於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内屬戎人驅馬詣闕者悉令縣次給食○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己酉詔戎人齎馬官取良而禁駑又禁民私市往來死者甚衆戎人少利由是歲入之數不充自今委長吏謹市馬之良駑者印以記之許民私市○雍熙元年六月壬寅禁邊臣於境

外寄土種蒔及所市蕃馬勿得虧其直○雍熙二年改天廐院為騏驥院天駟監天廐坊自河北府洛陽至許州鎮監凡十八監○雍熙四年詔北敵未平方資戰騎分遣使臣收買京城諸道私家所產之馬○雍熙中太宗嘗幸天駟監閲馬會要○端拱元年國子司業孔維上言欲請禁原蠶以益國馬太宗覽奏稱嘉付史館○端拱元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欲請冀北燕代馬之所生羌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

為欲國之多馬在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廐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淳化二年上謂侍臣曰國家蓄馬備邊最為急務而諸州牧監歲多瘦死養飼失時枉致疾斃近令取數十槽致殿庭命圉人視其芻秣教以醫養之法庶革其弊會要○淳化三年九月甲寅幸天駟監○淳化五年初内侍趙守倫請以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疋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軍用詔從之自是牧馬頗

蕃息未幾守倫復上言歲約駒子等級遷擢否者罰亦如之以為懲勸駒子生即時付籍以聞庶其盡心養飼無有所隱詔並從之長編

真宗咸平二年置羣牧司○咸平三年羣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一人廵行諸監取孳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騏驥院六坊監上留馬二千餘疋皆三月出就牧放秋冬而入其御馬準備用者在京師○景德四年上謂近臣曰今國馬蕃息當命內侍二人分

掌左右監牧比來朱巽閻承翰專領此務頗為幹舉然思得大臣總制以集其事當命陳堯叟領之堯叟曰臣居宥密之職而與承翰聯事合避外議上曰國事戎馬之本係于樞司機要之運然當別置使名卿勿辭也寶訓○自罷兵之後言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縑繒雖市得尤衆而損失亦多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獨謂羣牧之設國家巨防今愚淺之說以馬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羣牧議以獻勒石大名監乙巳置羣

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堯叟初為羣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長編○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言官市芻粟望增給其直陳堯叟曰增直以市不若徙馬他所京師馬舊留二萬今留七千自餘悉付外監仍欲於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從之○上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也王旦曰聽民間畜養官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廐爾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税少損馬食用資

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曰馬多不精若十萬足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畜駑弱大費愈甚上然之長編

仁宗天聖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請市糴芻粟上因問輔臣諸坊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倍計芻秣費歲不下數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陜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廐無異也上然之祖宗舊制以羣牧

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騏驥院分領左右天駟監左右天廐坊其畜病馬有收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員監之寮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刷刨長行調上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兼領之各據芻地列棚并課士卒春夏出牧秋冬入廐孳息有賞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然馬之孳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長編○嘉祐五年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仝相度牧

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故為當有更革也長編○丁度為羣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陜西河東歲市馬一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歲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為兵處有能畜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事畧宋祁上仁宗乞罷河東陜西馬禁民間與蕃落自相貿買

英宗治平四年羣牧司言乞於河北河東陜西有都總管處皆置一監令陜西監牧司以所市馬約上京年額外餘分撥諸監則他日本路軍馬可以自辦詔遣官司逐路帥臣度地置監羣牧判官劉航河北屯田郎中孫珪河東監牧司判官李師錫陜西長編○先是環慶經畧路李肅之鄜延陸詵陜西制置李師錫並言六路元係草官地又寀通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陜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長編○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

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以租佃者令入租以給塞月芻豆已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疋往交城上謂文彦博曰馬政未盡善㮣羣牧判官國兾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羣牧判官台符蒲陰人也尋詔台符及劉航刪修羣牧司敕令以詳及宋朝故事增損刪定並奏取旨長編

神宗熈寧元年九月宋朝初以左右騏驥院總馬政景

祐中始增置羣牧使至是上以使領雖重而不躬廵故馬不蕃息乙酉乃詔更馬政分河南北置兩使以羣牧判官劉航崔台符為之勿隷羣牧後又詔屬樞密院所總牧地河南六監三萬三千頃河北六監三萬三千頃既而台符請以牧餘地募民耕出租從之通畧。熈寧三年陜西宣撫司言官司止乞良馬葢以官價賤乞應買馬州軍增價市之於是詔惟騍馬不增外其秦渭原州德順軍見買大馬增價有差如價高商人不顧中官

者聽民間收買長編○熙寧七年曾孝寛言慶曆嘗詔河北州軍每戶養被甲馬一疋乞檢會施行戶馬始此○熙寧八年詔沙苑監隷羣牧司餘入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三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止堪給馬鋪兩監牧歲費及所占牧地約牧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以得不稱失故廢之以牧

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長編○文彦博言東平監○天禧年曽廢未幾復置枉有勞費○文彦博上神宗言賦牧地與農民歛其租課散國馬於編户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皆可耕乎户配一馬縶之維之皆可蕃息乎坊監廐庫棚庌井泉官廨營房七八十年經畫成就罷廢後蕩然一空○元豐三年正月羣牧司言岐廢監租課等錢共一百十六萬緡有奇詔羣牧使韓縝副使張誠一並賜銀絹各

五百餘共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長編○文彦博言不用元豐時其弊乃見神宗嘆曰朕有愧於文彦博矣王珪曰罷祖宗馬監自是王安石上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兵部言畿甸馬監已行廢罷即合於諸路相度置監乞差官前去經畫詔庫部郎中郭茂恂往陜西河東路按行相度以聞長編元祐元年七月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奏提舉陜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陸

師閔奏勘會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曽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今來未敢廢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凖朝旨於雅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數內雅州靈關寨並無蕃馬有無未曾置場外其嘉州中鎮寨雖曽置場亦無買到馬數今來未敢廢罷奉旨令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相度聞奏本司今相度雅

州靈關嘉州中鎮等寨置場買馬並合廢罷從之長編

紹聖元年正月太僕寺言馬政在朝廷最為重事要在蕃息不失武備詔令太僕寺講究的確利害條畫以聞長編

高宗紹興二年上謂輔臣呂頤浩曰若復孳生馬監當就水草地是日條畫於饒州四望山等處以為牧地郡守帶提領選差使臣五員專管牧養事上曰兵以馬政為先唐開元間馬多至四十萬疋當時用一縑易一馬

亦要得其人又如王毛仲陳馬若錦繡其盛如此聖政

○紹興七年廣西進出格馬十匹御批留一匹餘付殿前司上謂輔臣曰朕所留一匹幾似代北所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上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國中而已今必於所産之地而求則馬政不修之故也長編

○紹興十九年進呈賞罰格上曰牧馬孳生為利甚博朕於近地親令牧養今已見效每歲進呈馬駒皆是好馬若得牧馬萬匹各分

諸軍牧養數年間便可濟用既免綱馬遠來且官無給賞之費

孝宗淳熈三年五月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辭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己身饑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己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龔茂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不惟戒勅主者使之各各用心如聖言及此其仁葢不可勝用矣聖政

淳熙十五年趙汝愚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

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令作戰馬

如何不及格尺所乞難行

凡市馬之處

真宗咸平中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

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陝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

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

他物準其直舊用銅錢給之長編○國興八年有司

言戎人得錢悉消鑄為器乃定此制其後諸州市蕃馬給直漸高務增數以為額課績景徳中戎事已息因詔條約之於仁宗景祐三年中再定諸州買額正額外更有省買額者

凡招馬之處

秦渭階文之吐蕃迴紇上府之党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涇儀延鄜火山保德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番每歲皆給以空名勅

書委六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詣京師至則估馬

司定其直御馬有三等衹應馬引駕馬從馬其次給

用又有十五等一簡中馬二不得支使馬三添價馬

四國信馬五臣寮馬六諸班馬七御龍直馬八捧日

龍衛馬九拱聖馬十驍騎馬十一雲騎馬十二天武

龍猛馬十三雜配事馬十四雜使馬十五馬鋪馬

凡馬之所出

以府州為最蓋生於黃河之中子河汶者為善種出

環慶者次之秦渭馬雖骨格高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為下止給本處兵級充鋪馬契丹馬骨格頗劣河北孳生昔日本羣馬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馬又泉福州及興化軍亦有州嶼馬皆低弱不堪披甲唯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諸處鋪馬用之

凡馬羣之號

十七字左騏驥院捧日馬内兀倒印驍騎馬内中溝横印龍猛馬外尾側正印于字左騏驥院龍猛馬内

溝正印雜使馬內溝横印遞馬內瓦倒印右騏驥院
雜使馬外瓦横印遞馬外尾側横印上字左騏驥院
給諸班直諸軍員馬臨時印無定所立字右騏驥院
給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永字左騏驥院給
諸班直諸軍長行馬外人所印又諸監三歲馬亦永
字印瓦骨官字蕃戎所貢之馬及歲時收市之馬初
用之牡印其項牝印其項諸監牧駒生歲亦如之凡
馬骨相應圖法可充御馬者以官字印其項令圉師

調習之吉字兩院諸馬自龍猛馬已上稍駔駿者印以備近臣中謝生辰所賜及揀選支用又坊馬部至京選配他處亦以吉字印汙溝天字國信馬及諸班拱聖驍騎馬舊用天字印○祥符中令以他字易之主字萬字與字來字小字官字自諸班馬而不參給諸用者無定額或以主字至小官字凡七等號印印之退字凡諸州軍和市馬不及等及選退斥賣者印之

凡馬毛色之別

九十一種吒𩥺之別八紅耳鴛鴦桃花丁香青驑騟紫騮青之別二純青護蘭白純白烏之別五純烏釣星歷面白脚護蘭赤之別五純赤釣星歷面白脚護蘭紫之別六純紫釣星歷面白脚綠鬃護蘭騘之別十一白騘釣星歷面白脚綠鬃護蘭駹之別十一白騘釣星歷面白脚并烏青花黄荏鐵護蘭赭白之別五純赭白釣星歷面白脚護蘭騮之別八棗金口燕

子黄黑釣星歴面白脚騧之别六純騧繡膊釣星歴面白脚䕶蘭騅之别五純騅釣星歴面白脚䕶蘭駼之别八青赤紫黄釣星歴面白脚䕶蘭駃騚之别三駱起雲銀鍾驃之别七赤驃銀鬃黄釣星歴面白脚䕶蘭北馬也以叱潑青白紫純色及緑鬃騮上驄赭驃騧白色赤為中荏騟驄駱駮騚為下

廣銳軍馬社

河東兵廣銳兵悉是土人其馬皆是本軍團申選良

馬而置謂之馬社故廣鋭之馬壯勇而少亡失馬死則社中共市而補之其後陝西振武亦顧依此例

牧養

三代之牧養有養於官有藏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馬一匹之類是也

前漢衛青去病之徒伐匈奴亦有所謂官馬私馬

唐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其自置到來府兵法壞兵貧不足買馬然後方以監牧之馬給之

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馬至三十萬疋

唐有八坊四十八監馬至七十萬六千匹此漢唐牧馬之大數也　若善其牧養之方而馬之最盛者則莫如後魏蓋拓跋氏本是北人芻秣乃其常故馬至二百餘萬匹也

宋朝馬政自太祖講求其制當時要委羣牧司自春放秋歸馬之出入莫不有法則○熈寧間曾孝寛領羣牧奉行王荆公意於是罷羣牧吏不過欲區區小利自出

買自此馬始衰卻欲舉保馬戶馬之法只為讀周禮不詳當時大為民害葢井地不均兼并者衆什一之制未行受田之制未定卻獨舉養馬之制豈不重困

總論馬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行而兵之所恃以取勝也文王伐玁狁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其詩曰我馬既閑騋牝三千則以言文公之美牧

于坰野則以為僖公之頌周官之制兵藏於民而六卿之馬其方乘其政官謂之司馬則以馬者政之所重也乘謂之兵乘則以馬者民之所出也辨其屬則有校人之官掌其牧馬則有牧師之職置醫巫所以攻其疾禁原蠶所以全其類此先王畜馬之術也林之奇文

又論馬

按周制掌政之官謂之司馬以馬者牧之有政也兵甸之法謂之乘馬以馬者牧之有法也有校人以掌其政

有牧師以掌其牧有巫馬以養其疾有趣馬以簡其節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此先王牧馬之術也

文王之伐玁狁也其詩曰四牡業業宣王之攘戎狄也其詩曰我馬既同言衛文公者則曰騋牝三千頌魯僖公者則曰牧于坰野文景之時令民養馬復卒孝武之世平牡馬二十萬令人競畜之故馬蕃於元狩元鼎之際梁武帝置牧於河西而善水草也故馬蕃於太通之時周之汧渭魯之坰野漢之樓煩唐之沙苑此西北牧

馬之地也六朝置區於閩越藏之內地錢氏置監於婺女號為馬海此東南牧馬之地也

又總論

馬政有三牧之於官一也蓄之於民二也市之於戎狄三也宋內有天駟監外有十八監此官馬也民間蓄養指為外廐此民馬也沿邊算郡估買蕃馬此戎馬也然就是三者論之而監牧為尤重葢官之馬多不專責於民中國之馬多則不專倚於戎狄專責於民則民受其

害專倚戎狄則戎狄享其利此累朝於監牧之制所以必加之意也部轄有方秣飼以時時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矣既置羣牧司又置羣牧使以大臣領焉何其重也乾德六年八月幸飛龍院九月又幸十月又幸一歲之間凡三幸焉亦何其重也夫惟待之也重故其視之也亦不輕蕃牧孳息自足國用民間與蕃落為市猶禁之而黎馬不及格尺亦收之不問焉何者其所資者輕也前天僖中𡧸豚東平監矣未幾而復置且天聖中𡧸豚

八監矣未幾而復議已上逐歐事並見前葢所重在此則所輕在彼此君臣上下所以必於是拳拳歟熈寧大臣為謀不審聽曾孝寛之説而壊祖宗之制熈寧事見前賦牧地與農民散國馬於編户坊監廐庫棚㡿井泉七八十年經畫一日廢罷民受其病官乏其利文彦博事見前中國不足求之夷狄於是茶馬之職置矣見上茶馬段元豐以後其弊歴見天子慨然追念舊臣聖言及此誰執其咎文彦博事見前吁市馬於戎猶可言也責馬於民不可為

也不然則戸馬之法罷而茶馬之職至于今不易

亦必有説矣

總論茶馬

國初博易戎馬或以銅錢或以布帛

國初河東川陜諸路買馬給以銅錢而戎人皆鑄錢

為器　興國五年乃以布帛凖其直

或以銀絹

元豐四年郭茂恂言欲專以茶博馬以彩帛博糧穀

及以茶馬併為一司竊聞昔時亦用茶兼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況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乞買馬通茶場從之

以錢則戎獲其器以金帛則戎獲其用彼之器用日見其有餘而我之器用日形其不給二者皆非計之得也熙寧以來講摘山之利得充廐之良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戎人得茶不能以為我害彼以食肉飲酪之性所嗜惟茶

元符末程之邵言戎俗食肉飲酪故貴茶而病於難得願禁沿邊鬻茶以蜀産易上乗詔可未幾易馬萬匹四朝志

雖奔風逐電之駿有所不靳以我蜀産易彼上乘此誠經久之策者是則始行李杞蒲宗閔分主之

成都記熙寧七年詔李杞蒲宗閔經畫川茶充秦鳳熙河路博馬杞於秦州宗閔於成都置司後改名都大提舉茶馬事元豐四年郭茂恂言茶司既不兼買

馬遂立法以害馬政乞併為一司從之

其分之者非以官有其職足以辦事緣其合之者非以人自為見或至誤事緣官號都大提舉其職專也見上

名兼三司判官其權重也

熙寧十年李稷提舉茶場詔曰川茶一司創置雖久未能就緒李稷風力可仗然權勢輕小可依李杞例

兼三司判官仍委舉勾官吏

官屬自辟謹所擇也

應產茶市馬之處官屬許自辟置

官吏可劾仲其威也見上仲秋為市四月而止順其時也

四朝史程之邵奏蜀茶馬歲以仲秋為市四月止秦司半歲事訖歸川順其事也

乾道四年虞允文奏祖宗朝茶馬於秦州成都各置司居治各半年排發馬月分居秦司訖即歸川司發茶乞依舊制從之

夫惟所創有其人所用有其人故市馬愈多有至萬疋者

先帝市馬于邊有司倖賞率以駑駘充數　紹聖中程之邵始精揀汰又以羨茶轉入熈秦市戰騎故馬炙而茶息厚馬至萬疋

茶息盈厚有至百萬者

舊蜀茶額二十萬至稷加為五十萬陸師閔代稷為百萬

吁何其利之愽也迨元祐改令諸法悉易而茶馬不廢有由矣

司馬光元祐初相罷諸路鹽錢法皆復其舊獨川陜茶以邊用未罷

及其後也奪於珠玉此制中廢

建炎四年張浚奏大石進珠玉高宗曰大觀以來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廢缺

中興以來法度修舉故博馬之司置於紹興之四年威

茂之塲置於紹興之五年茶馬之官又置於紹興之七年

紹興四年從關師古之請以乏戰馬始令四川宣撫司支茶博馬　五年密院言已於永康軍威茂州置塲　七年宰臣趙鼎言有旨復置茶馬言凡三等上曰考其資歷命之

至于乾道川秦兩司凡得九千餘疋内而三衙外而江上咸足其用矣

陳彌作言川秦兩司文黎珍叙南平長寧六州馬五千餘疋應副江上諸軍堦州之峯貼和州之宕昌兩處馬四千餘匹應副三衙

吾然後知此制之有益於軍無害於國之爲經久可用也或者猶曰宋公祁甞請損馬而益步

祁言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損馬而益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

田公況亦甞請益步而減騎

況請料邊兵益步而減騎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之費可贍步兵二人而又寬括馬之擾

吾用中國所長而已而何以馬為嗟夫二公所言權宜之說也苟以我所長合夷狄所長不亦萬全之策乎抑猶有說焉有市馬之政有養馬之政養之不至雖市之多無益也嚴監牧之責逐水草之利牝馬二萬歲𫎇萬駒馬安得而不蕃夫苟離其牝牡飼以枯槁是馬之生性滅矣何以能育此正李公覺所謂貴市於外夷而賤

棄於中國也

端拱元年李覺言市易之馬至于中國縶之維之飼以枯槁析牝牡制其生性因而減耗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也宜減市馬之半直賜蓄牧之將卒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可歲獲萬匹十數年間馬必倍矣

周官一書於馬政為詳盍以是觀之林駉文

羣書考索後集卷四十四